

# 記錢鍾書夫婦

## 兼談傷痕文學

鈕先銘

近年來中國大陸鬆緊帶略予放寬之後，給與許多學者作家出國訪問的機會，莊因在他「高處不勝寒」一文裡，名之為出國「作秀」，是向自由世界送一個秋波。

其實大陸作家出國作秀，倒也不自近年開始；巴金自五十年時代就出席過華沙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，也訪問過蘇聯五次。巴金雖然出身於四川官僚地主家庭，自留法讀過克魯泡特金的「倫理學起源與發展」，接觸了無政府主義思想，而且受到魯迅的讚許——見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——，所以至少中共認為是同路人，才派他出國亮相，最要緊的，重點還是在當時是聯蘇時代；因之才有五次的訪蘇。

在「放寬時代」後，巴金又獲得一次訪法，可是已相隔了三十年，他生於一九〇四年，當時已屆七十五歲高齡了。

### 四十年前巴黎結緣

到美國作秀的，近兩年來却不少，還有大批的研究員和留學生；後者是為了填補「文革」的缺項和加強「四化」；但派出七十高齡的名作

家，終不免是帶點「作秀」的作用。

我也記不清楚到底來了多少人？像錢鍾書、沈從文、曹禺、蕭乾，總是屬於名流，說年齡與聲望，莊因就稱他們為「大老」。

其中錢鍾書和曹禺還是我的老友，尤其是鍾書；一九三六年，我和程思進——程天放先生的令侄——，同住在巴黎多納福街的小公寓裡，位置在巴黎大學的後方，是學生的聚散地，五區又名拉丁區本是法國的文化中心。

有一天我與思進剛將走出公寓的門堂，看見一對夫婦也走進來，正用着英語在商量着想租一間公寓。都是東方人的面孔，男的留着一小撮希特拉式的鬍子，女的梳的是馬桶蓋的娃娃頭。二十多歲的一對青年，這種打扮，人在法國，而說英語，真是不倫不類！因之引起了我和思進的注意，認為是日本人，我和思進都曾留學過日本。

這就是錢鍾書和楊季康一對夫婦。從此我們四人就做了好朋友。但時間不長，因為鍾書夫婦是從英倫來渡假，藉以搜集一點法國文學的資料。

我們的友誼進展的很快，思進學理科，我學軍事，錢氏夫婦學文學，各人的知識有相互交流

的新鮮，地域跨越歐亞和日本、法國、英倫的國界，有擺不完的龍門陣！

有一點是我們這四人幫所共同的，那就是我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欣賞。

記得正逢七夕，我們一同到羅衡、張邦貞兩位女同學所住的地點——羅邦森森林去賞月；鍾書從他厚厚的近視眼鏡仰望着滿天星斗，高興的說：

「月亮不僅外國圓，星星也比中國亮；你們看，牛郎正吹着橫笛，是Charles Camille Saint-Saens所作的曲子，……」

「珊瑚斯是誰？」我問着

「是法國的作曲家，所作曲子，最有名的是『死的舞蹈』。」這回是楊季康的答覆。

鍾書不理會他太太的插嘴，反過來對我說：

「老鈕：你譜鶴橋仙的調子寫一首詞，讓老程來畫張畫，我來寫題詞。」

「好！我填詞！」我說着，同時我就唸了兩句鶴橋仙的詞：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？」

「胡扯！那是秦少游寫的，我要你作。」鍾

書還是釘着我。

我對詞根本沒有修養，只好又開說：

「季康：我們三個大男人都有任務，妳呢？這不公平！」

「我呀！只要和鍾書朝朝暮暮相會就夠了！」季康拉着鍾書的手，圓圓的臉，笑起來像個洋娃娃。

青年時代的錢鍾書，對文學有一股奔放的思想，對於東西雙方的都有極深的造詣，季康也不賴，真是一對天上的仙侶，人間的鴛鴦！而却是只羨鴛鴦不羨仙！

當然！我們誰都沒有交卷，不過僅有那股情緒而已！回舍後，我只抱着拉魯斯大字典（法國的）查「死的舞蹈」的作曲者珂琳斯的經歷；那時我對法國的文化才開始接觸。

三個月的暑假過得很快！鍾書夫婦終將回英倫去，臨別他送我一首五律，是借用程思進的毛筆寫的，可以說是寫作俱佳，文情并茂。本來他早想露一手的，所以才在七夕文會上要拉程、鈕兩氏來陪襯。可惜我和老程都想藏拙，根本沒有答理這回事，其實程思進是擅長南畫的，雖然他學的是理工。

鍾書送我那首詩，我倒非常的珍惜，可惜於變亂中遺失了；我只記得半首後四句：「……：學看萬人敵，談令四座驚！大蘇兼小范，古語作今評。」

以東坡老人和范仲淹來比我，當然使我受寵若驚，而且是慚仄交并！不過對鍾書的文采，却五體投地！對季康反而忽略了，因為當時從沒有

看過她的作品，三個大男孩說話的時刻，她時常用幽默的語氣來駁我們兩句。

巴黎多納福公寓一別，我們並沒有書信來往，甚至於我到英倫去遊耍，也沒有找他和她。只通了一次電話，約他們來看三七年在巴黎的世界博覽會，又正值暑假。

那時巴黎是錦上添花，適逢愛德華八世——溫沙公爵正和首相包爾溫在鬧情緒，政治行情固然在倫敦，而純情花絮，却倒在法國。因為辛浦森夫人正避難（？）於法國南部。我記得巴黎夜報有張漫畫，在辛浦森夫人的頭上，高垂着一頂皇冠。

可是這種熱鬧場面，鍾書夫婦並沒有再來巴黎；或許是來了而沒有到多納福公寓；那時巴黎的「租屋」，那怕是一間灶皮間，也得出帝國大飯店的代價。

### 抗戰期間昆明同遊

抗戰軍興，各自返國參與。在南京保衛戰的一仗，我打敗了，躲在鷓鴣寺做了八個月的葷和尚，——并不花，只不過吃葷而已。才從上海轉到香港。誰知等我二度到廣州，而廣州已經吃緊，不得已才從中山轉香港，繞越南來到昆明，本是過路歸隊，却奉命留在軍分校服務。

有一天我送未婚妻謝承美去西南聯大上課，才知道鍾書正是她班級的教授，我們又交往了一段時間。那時他是單身在昆明，楊季康似乎還在國外。

雲南在戰前本是較為閉塞的內陸省份，鄰接

的越南和緬甸更是落後。自從西南聯大組合內遷，頓時開發了文化風氣，可以說是一時之盛。報紙除官辦的雲南日報外，也有外省人所辦的「朝報」；由於印刷業還不够發達，每天要到近午才能出版，所以我們名之為「潮報」，朝字本也可讀之為潮字發音，朝報而不能晨朝問世，因之譏之為發了潮。

就是這樣一份小型而發行不廣的報紙，却成了一批文化人的園地，我和鍾書都有些散文發表。記得鍾書有一篇小樓記，大概是借用放翁的「小樓昨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。」屋小如舟，鍾書却促膝的在作英國文學的譯述工作；承美和我都獲益良多。勝利後，朝報遷到北平續刊，我因為是舊雨，又繼續投稿；拙作「聖母的塑像」，就是載之於北平朝報，爾後在台灣改寫，連載於新生報。

我在雲南供職才半年，就被調於重慶，正值抗戰艱苦時期，我忙昏了頭，也就和文字絕了緣，而鍾書也沒有來到重慶。雖一別四十年，無時不以故人為念，因為他夫婦一直陷於大陸。

### 夫婦下放為文記痛

前年鍾書訪美，我還在台北，僅僅在許多報導中，藉悉故人無恙。鍾書夫婦在大陸的作品，外流並不甚多；因為大陸限制過嚴，許多學者，最多只能向古典文學去鑽牛角尖。鍾書固然如此，沈從文也一樣。

最近我才讀到楊季康（絳）的「五七幹校六記」，是描述她夫婦下放的瑣碎，文辭寫來極為

平實，絲毫沒有一點憤怒與火氣，而却悽絕人寰，簡直不忍卒讀！迫害知識份子，是慢性的焚書抗儒。

此處不談政治觀點，就以文化人來衡量，要鍾書當郵差，楊絳去種菜，種出來的蘿蔔，小得來和雞蛋一般大。夫婦倆個每天只能在河堤上偷偷的見面，有時候還只能遙遙相望。使我回憶我們在巴黎時七夕相聚，鍾書分配程思進和我的詞、書、畫，而季康却說：

「我呀！只要和鍾書朝朝暮暮相會就够了！」到如今連朝朝暮暮夫妻相會尤不可得！

從文學的欣賞來看，「五七幹校六記」，實比美於沈三白的「浮生六記」——初，僅遺四記，後，又發現兩記，是否偽作？待考；（請參照拙作浮生六記述評。）——而此六記比彼六記更為淒涼，芸娘的命運也比季康好！

### 傷痕文學幾種典型

所幸四人幫垮台，若干方面來說，文化人多少獲得了平反，才產生了傷痕文學這個術語。傷痕文學溯其源應始於大鳴大放，也就是爾後迫害知識份子的根據。其實在延安時代早有了三家村札記，與毛氏的文藝路線相搏鬥。爾後「地下刊物」不僅是魏京生而已！

在日本最著名的的是夏之炎的「北京最寒冷的冬天」；當時四人幫尚未顯著垮台，所以認之為預言小說。夏之炎！只知其人而不知為何人？五六年間發表了三個長篇，都是在日本特級雜誌，文藝春秋上連載，第三篇是從本年（81）七月

號起，題名為「北京幻想曲」一九八×年，我只讀了三期（七、八、九月），暫不敢評述；但從他以往的作品而論，不僅只是反應大陸時代的小說，簡直是一位「內幕人士」，素材之精確，似乎是一個集團的創作，而用夏之炎來領銜。

香港當然有許多「知共」作家的出品，英美則只作報導與分析，像最近紐約時報副社長的長篇報導，都是够份量的。

傳入台灣的大陸傷痕文學，似乎是從陳若曦才發揚光大，那以前零星的接納，多半是要加註釋，很少是來文照登。

陳若曦「回歸」美國之後，所發表一系列的作，台灣最初還不願貿然轉載，結果是落後了香港一步，有一段插曲：在陳若曦作品問世不久，有一位文協的大家，突然來到我的辦公室說：

「先銘：陳若曦的作品，你確不能隨便出版的！」他是文協的負責人之一，而我當時是正中書局的總編輯。

我站起來回答他說：

「正中以出版教材為主，文藝作品則要選擇精品就出，陳若曦的小說，我沒有搶到出版權，我認為很可惜！」我給了我們的「大老」一個軟釘子。

小說是作家個人對時代的主觀或客觀的反應，在自由世界各民主國家中，憲法上就有言論自由的明文；當然作家應對良心和全民讀者負責。正的、反的都應當有其真理的觀念。

最近從大陸傳來的消息，對白樺等百餘作家，又有圍剿的現象。無怪那批大老們出國作秀，

都老成持重，避重就輕了！

傷痕文學，這個名詞本身就似是而非。是受了傷，才有傷痕文學的麼？這個傷從什麼時候才發生的呢？

### 大老與年輕的一輩

莊因在他「高處不勝寒」的一文中，所敘述那一批出國訪問的大老中，都是七十高齡的老作家，是受了傷，却又帶病延年！倒不是回大陸後怕死，而真是高處不勝寒！對他們發問的一批對手，也都急着想問的是大陸的真相，那就是對於傷痕的觀感；很少問到既已受傷之後，重來到自由世界，對南柯一夢，有何感想？那也難怪！七十歲的高齡，有一半是在自由世界度過的；何必去觸其傷心呢！

出國作秀的作家，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位不是「大老」；他的名字叫做劉心武，一九四二年生於四川，今年五月，出國訪問日本。以年齡計，他是真正吃中共奶水長大的。白樺當然也是，不過在大陸易手時，白樺已十六歲至少是不曾進過中共的幼稚園。

劉心武自認是「普通大眾」，既不是黑五類，也不是一點紅；最近他發表了一訪日觀感：「初見日本」，是傷痕文學的「相對語」。很可以查明他們對自由世界的看法。

我希望在我沒有麻將派對的日子，用點時間翻譯出來，因為他是在文藝春秋月刊上，用日文發表的，可是他并不會日文。

八一年十月於洛城